



# 中庸講記之十二(上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## 《中庸》第十四章：

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；素貧賤，行乎貧賤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難，行乎患難：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在上位不陵下，在下位不援上，正己而不求於人，則無怨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徼幸。子曰：「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諸正鵠，反求諸其身。」

後學將第十四章分為四節說明。其中「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」，是第十四章的綱領。

## 《中庸》第十四章（一）：

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

第一節、言道之切於人身，當即現在所居之位以求之也。故以首節為綱。

「言道之切於人身，當即現在所居之位以求之也」，「道」在我們身上，我們要了解現在所處的是在什麼位置，這「位」很重要；「求」以台語解釋為「去做」，以國語解釋為「索求」，即想要找的、想要得到的東西。「故以首節為綱」，以此第一節來做為此章的綱領。

### 讀懂經句

- ① 素其位而行：素者現在也。位者即現在所居之位也。位在即道在，行只盡位中之道耳。

「素者現在也」，「素」的解釋範圍很廣，在《中庸》這句裡，後學用「現在」來解釋，即佛家講的「當下」。

「位者即現在所居之位也」，「位」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，這位置是隨時隨地會變的。

「位在即道在」，我們現在的位置在哪裡，我們就照那位置去做、去行。「素其位」，即現在所居的位置；現在所住、所顯露的位置在哪裡，「道」就在那裡，「道」是在「位」上。「行只盡位中之道耳」，「位」在即「道」在，「道」是每個人的使命。

② 不願乎其外：願者有所營求也，即稍有動念亦謂之。「不願乎其外」，即不再想本分以外，其他的事情。

《菜根譚》最後一篇（第360篇）提到：「釋氏隨緣，吾儒素位，四字是渡海的浮囊。蓋世路茫茫，一念求全則萬緒紛起，隨遇而安則無入不得矣。」佛家講「隨緣」，儒家說「素位」，「素位」與「隨緣」是完全一樣的意思。

我們在什麼位置，就做我們本分的事情。

「隨緣素位」此四字，是渡海的浮囊，如同是從東方苦海要到西方彼岸的救生艇一樣。「蓋世路茫茫」，世路茫茫渺渺，沒有一個目標及方針。

「一念求全則萬緒紛起」，也因此當我們的念頭有所求之時；「願」即營求之意；人希望得到什麼東西的時候（這東西，一種是妄想的，另一種是有形有相的東西），雜念就紛起了；「求全」，就是後天每一樣我們都想能得到，此時則「萬緒紛起」，即所有的念頭在無形中都起來了。「隨遇而安則無入不得矣」，所以人要隨遇而安，即素其位而行，則無入而不自得，便能悠然而自得。

「素其位而行」，這個「位」相當重要。在《論語·憲問》中，曾子曰：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。」曾子是得到孔子真傳的人，非常了解「位」的重要；意思是說，身為君子的人，其所思（思考、思慮都包括在內）、所想、所計畫的，都不會超出其現在所處位置的範圍。老前人也時常告訴我們：「要知道自己現在所處是什麼位置。」其位置若以大的位來講，在人當中，我們今天身為修道人，是道親、也是做人家的後學；若以職責來講，有分前

人、點傳師、講師、壇主、辦事員；雖然大家的位置都是修道人，但因所承擔的職責不同，也有「位」的區分，這也是所謂的「位」。處在什麼位置，就做什麼事情。

「素」這個字有很多解釋，比如：可指原來、本來的位置，也可解釋說是本色（本來的顏色是素色）；然而體悟其整體的道理，還是要以「現在」來解釋，這樣較能將其道理表達出來。

不願乎其外的「願」字，袁前人在解釋三表六愿時，有解釋「愿」字，是指誓愿、誓詞；而「願」字，是指訴求。所以此處的「願」字，即有所營求之意，想要怎樣得到一樣東西，就是「願」；不論其營求是顯露出來的，或在內心起心動念，這都是訴求，也都是願。一個素其位而行的人，絕不會有貪求的心。

朱熹夫子注：「素，猶見在也，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，無慕乎其外之心也。」這意思是說身為君子的人，現在處在什麼位置，就做什麼事情，盡其職責內所應做的事情，這不只指本文中所講的處在富貴、貧賤、夷狄、患難之位而已。比如在家庭裡，我們的角色不論為父親

或兄長，這也是「位」；位是多變的，與父親在一起時，我們的角色是兒子；與兒子在一起時，我們的角色是父親，這角色隨時都會變換。所以位是多變的，要知道現在是什麼角色，應當做什麼樣的事，這才是「素其位而行」。

所以孔子說：「君子不器」《論語·為政》，不限定是什麼東西；例如電，電風扇插了電，電風扇就會運轉；冰箱插了電，就有冰箱的功能，這是後天的物質，物質有其功能。而人的「位」是一種職責，我們一定要去體會，「為其所當為」，現在的位置是什麼，就不要再想其他；「無慕乎其外之心也」，慕即，羨慕、欣慕；也就是沒有羨慕其他的位置，或愛慕其他事情的心。

《中庸輯義》也說：「若夫位之所不在，即所謂外也。不但非禮非分為外，即正道而非現在所處之位，亦外也。」「若夫位之所不在，即所謂外也」，指若沒有依所處的位置去做事情，就是外；在現在所處的位置，卻沒有照著這位置去顯露其行為、行動，這都是屬於外。「不但非禮非分為外，即正道而非現在所處之位，亦外也」，不但不合禮、不合理、不合法是外，即便現在所做的是好事情、

是正確的事情，但若不是我現在所處的位置所應做的，這也是外。

比如有時候，別人有事情請教我們，雖然我們身為局外人，但可提供意見，因為有這個位（別人已請教我們了）；若別人沒請教我們，不干己事，我們卻主動去插手，雖是正道，我們內心無貪無求，但是這樣的舉動也是屬外。這是我們一般很容易去犯到的毛病，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提醒我們做好自己本分的職責，這是最重要的。孔子也說：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」《論語·憲問》不是叫我們不要管事情，而是該我們去做時候再去做，不該我們做的時候，就不要去做分外之事，這是我們要去體會的。

### 依經演繹

1. 修行之道，即做人應有的原則，也就是「不願乎其外」：不貪意外之財，而謀求非分之得；不營過分之求，能見得思義。（袁前人《中庸講義》）

袁前人的《中庸講義》談到「君子素其位而行」時說，修行的路，是所有要成為君子的人，所要走的一條正確之路，但我們做人要有一個應有

的原則，即「不願乎其外」。「不願乎其外」，即是不貪意外之財、不求非分之得、不營過分之求；所謂生財有道，若無道的東西均屬過分之求，名利物慾都包括在內。

《論語·季氏》：「君子有九思（註）」，最後一思為「見得思義」，意思是利益現前時，要好好思考這有符合義嗎？是否為我們所應得的？我們若有先去思考，則不會做錯事，就能達到「不願乎其外」。

**《中庸》第十四章（二）：**  
**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；素貧賤，行乎貧賤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難，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！**

### 第二節、申明素位而行

前面談到：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等，都各有其位；此處則舉了四項：「富貴」、「貧賤」、「夷狄」、「患難」，進一步闡明「素位而行」。

### 讀懂經句

① 無入而不自得：言隨時隨地，各安其所當為，而無不悠然而自得，逍遙而自在。

「安」即隨遇而安。「悠然」即坦然。「悠然自得」，指內心與外在之喜悅感受與歡喜心。

「言隨時隨地，各安其所當為」，隨時隨地，不受時間、空間之限，不論處在什麼時間、什麼所在，都能隨遇而安地去做我們應做的事情。「而無不悠然而自得」，我們的內心自然能很坦然地感受到喜悅及歡喜心；「自得」這種感受，不是一般人所指的得到什麼看得到的東西，而是包含外在（看得到）與內心（看不到）的喜悅，那種歡喜心，只有自己感受得到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身為修道人，能做到悠然而自得、逍遙而自在，便是做人最高的境界。「逍遙而自在」，逍遙就是無煩無惱，不知道什麼是煩，也不知道什麼是惱（氣惱）；以後天來講，這是如處仙境，自由自在、無罣無礙。我們人就是被有形的東西所罣礙，才變為凡夫；人若能逍遙自在，這是智者、這是佛心、道心的境界，也可以體會到「無入而不自得」。

我們在修道過程中，有時晚上會高興，歡喜什麼？高興我們的一生沒白來。我們何德何能，到底有什麼比別人能幹，有什麼比別人福氣較大？這都是沾著 天恩師德，讓我們能修

道，能度己又度人；度人不是平常、普通的事，度人是要天人合辦，否則我們何德何能能夠度人；我們也是凡夫俗子，今天能讀聖人的經典、走聖人應走的路，了解其殊勝之處，我們會感到高興，這都是因為有 天恩師德，這就是悠然自得、逍遙自在。

### 依經演繹

1. 素富貴者，富扶人危，貴懷民困，樂善好施，借財護道，而能兼善天下。

「素富貴者」，一般說有錢為「富」，在社會有地位或為官者為「貴」。以前後學小時候曾聽顧祥麟前人說：「有學問謂之富，有廉恥謂之貴。」其所謂的「富」與一般的富不同，不必有保險箱，也不必去銀行存款，都在我們的內心裡，走到哪裡就帶到哪裡，這才是「富」；不必怕養老鼠咬布袋，不用擔心穀倉放不了米。以後天來講，任何一樣身外之物都無法讓我們帶走，只有博學才是大富。大家回想：為何我們的前輩者，從不識字到識字的過程中，經過千錘百煉，他們所體悟出的、所講出的話，都是聖人的話，都是金言玉語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因為他們在學習中，不恥下問，這才是「富」。

什麼是「貴」？有廉恥謂之貴。我們今天所講的主題也是「反求其身」，人能夠反省、懺悔、知恥，這是很不簡單的；一般人做錯事，都會想辦法去掩蓋，但真能掩蓋得了嗎？自己若不知廉恥，還有沒有貴？唯有自我反省的工夫才是真的「貴」。想想看，世間再大的罪愆、罪孽，只要一個「悔」字，所有災難、災業就都沒有了，但是我們有沒有這個勇氣去懺悔？我們在讀聖賢書時，要去感受何謂「知恥近乎勇」《中庸》，這是說最勇敢的人，不是武功很棒或體格很好、力量很大，而是敢承認自己的過錯，知道自己不對了，很慚愧，起了羞恥心，並能懺悔重新出發，這才是「恥」。你想這樣的人，我們要不要尊重？這種人的人格一定比為官者還高。能痛改前非的人，具備相當了不起的「勇」。顧前人是這樣解釋「富貴」。

今天所要講的富貴，是指在日常生活中「素富貴」；當然富貴包含很大，有學問、修道、德性很好等，這都是富與貴；現在將範圍縮小一點，我們今天研究「素富貴，行乎富貴」，是設想若富貴時，我們要做什麼事情？即「富扶人危」，要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情；多幫助有危險的人，

救急救難，即「貴懷民困」，有能力做得到，一定要關懷所有眾生的困難。

「樂善好施」，道場的道務能宏展，不是全靠大財閥、大企業家的投入，畢竟這些僅僅是少數；大多數是靠中產階級的修道人，量力而為、盡力而為地奉獻。要知道富貴、錢財，都是上天賜給我們保管及運用而已，我們一定要樂善好施。

「借財護道」，這句道理是引用自《七真史傳》，王重陽祖師考驗馬鈺、孫不二，要他們把所有的財產都捐獻出來，這就是「借財護道養真修」。錢財很多時，不好修道，為什麼？一直在想那些錢。當心中一直想錢時，就很難修道了，因為人的精神有限。所以能善捨，這是位處富貴者要做的工作。

「而能兼善天下」，亦即能想到眾生的事情；但天下那麼大，哪能關心到每一處眾生的事情，這是告訴我們要有「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」這個心，這是富貴的人要做的工作。

註：君子有九思：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

（續下期）